

文亦作逆杜氏據誤
本作遂遂曲解之

武英殿本重刊

傳言不名三

錫命桓公貽葬成風二事蓋舉重以示戒也
禮諸侯喪畢入覲則錫命魯桓篡逆終未入
覲生則加聘死復追而錫命汨亂天
倫孰甚焉榮氏叔字王之下大夫也
王姬

歸于齊無傳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王姬歸

矣齊師遷紀邾
蒲丁邾音邾音吾無傳奪

居其所日取奪其地而民惟我所置日遷遷
則民離散而失其常居矣紀小國也三邑既
遷其不滅者幾希夫齊與紀同姓況季姜國
母而王姬又甫歸于齊乃背黃盟遷紀邑其
無王亦甚矣書師者民有
不服脅以兵而強遷之也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公不忍行即位禮文姜感而還

三月夫人孫音遜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

也

魯人責之故奔齊內諱奔故曰遜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還魯不記于策此後又還魯亦不記于策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王姬下嫁齊襄使魯主昏夏單伯送王姬單采地在周圻內王姬至魯冬齊來迎公居喪不忍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館于外善魯人得變禮之正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夏公子慶

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慶父公庶兄於餘邱國名書帥師惡專兵也忘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二莊公

於餘丘公穀俱以為和之色
名是也春秋三字國名若其
少且其國絕無可考杜注蓋不

禚本作稹字書無稹字
公穀皆作部 稹亦皮也
之若切

武英殿本重刊

齊仇之不共戴天而凌暴無罪之小國且以
長庶帥師大權下移卒致子般之禍故書以
重譏

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王姬何以書
之赴之因比內女為之服也主冬十有二月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勺乙酉宋公馮皮

切卒無傳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勺書姦也

禚齊地今長清縣境夫人還皆不書此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乃狄會齊師伐衛 夏

四月葬宋莊公無傳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

以鄆音攜入于齊 冬公次于滑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溺魯大夫不稱公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桓王以桓公十五年三月

崩歷七載乃葬故曰緩

秋紀季以鄆音攜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鄆紀地在今臨淄縣東九十里齊以元年

徙紀邢鄆鄆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蓋志在

滅紀也紀侯分鄆與弟季使入于齊為附

同治八年謹遵

莊公

難去聲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滑鄭地在今睢州西北鄭辭以難者以厲公在櫟故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無傳前會于禚齊地此享于祝邱魯地會與享皆非夫人之禮享則禮愈厚祝邱則地愈近而廉恥蕩然矣會而又享假諸侯之禮為鳥獸之行故不得不詳其事以罪之也

三月紀伯姬卒

無傳內女書卒為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內女適諸侯則尊

同為之服大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無傳謀滅紀也

齊僖之志齊襄成之孝子成父之善不成父之惡濟惡而以為繼志誤矣春秋諸侯每託於遇而私約今三國相會亦託於遇其為簡慢詭譎益可見矣

紀侯大去

其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無傳內女書葬者三

皆特筆也此則國亾而葬於仇人志變以閔之也奪人之國而葬其妻欲蓋滅國之罪而彌彰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無傳非禮

也蒐狩有地不越境也况齊乎况及齊侯乎夫齊仇無時可通然主王姬猶天子命之也會于禚享于祝邱則夫人為之今則公與齊侯狩矣與仇通莫重乎與齊狩也故齊侯稱人而公書及以著其罪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

吉熱切

焉以伐隨將齊

音齋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

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

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
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

於楠音朗又音曼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平去

除道梁澐側嫁切又壯加切營軍臨隨隨人懼行

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

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荆尸楚陳也新為陳法子戟也始參用戟故授師以新兵蕩心意動散也楠木木似榆俗呼榔榆楠字亦以罔得聲也若以楠得聲則讀若曼楠木之下地以木名也今鍾祥東有楠木山澐水在今隨州西北除道開道梁澐為梁於澐水上示欲渡師臨

隨以脅成以王命入盟者不使隨知有喪懼其侵犯漢汭謂漢西地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

違齊難也去聲

紀侯力弱慮窮自以列國不忍屈臣於齊使季以鄙附齊得為附庸因盡以國與季而自脫身為寓公宗廟得存故不言滅是年紀侯夫人伯姬卒紀侯大去齊為葬之皆來告得書於經隱七年之叔姬以莊十二年復歸於鄙全守節義二十九年卒三十年葬皆得成禮書於經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

如齊師者往其軍中就齊侯耳夫日會日享猶假非禮之禮以為名也至於師則婦人之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三莊公

五

往何為者哉

秋郕音倪犁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

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郕音倪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郕附庸國今滕縣地其後以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見僖七年經犁來郕君

之名

冬伐衛納惠公也

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

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無傳師出經年朔入

告至非所至而至也

螟無傳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

于周放甯

乃定切

跪其毀切

于秦殺左公子洩右

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

不度

音鐸

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

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上詩聲

云本枝百世

王欲立黔牟諸侯欲立惠公朔故朔入即放黔牟於周甯跪衛大夫黔牟黨也左右公子逐惠立黔牟者不度謂不揣本末衷中之適節也知本之不枝弗強者言黔牟

不能自樹立不當勉強成其事引詩明本
枝俱蕃茂乃能百世衛朔違逆王命君子
自責備二公子
乃各明一義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魯從納朔文姜請於齊侯以所獲珍寶歸
魯欲悅魯經言俘傳言寶者古寶通保保
本作保保俘相似疑經誤此正義申杜說
也逸周書俘商舊玉書序俘厥寶玉是取
寶玉亦謂之俘歸衛俘言
歸伐衛所獲之寶玉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

之騶音佳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

甥曰亾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

齊音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

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

血食而君焉音薦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

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申國在今南陽北鄧國今鄧州曼姓侯爵
祁諡也楚文王楚武王夫人鄧曼子也三
甥皆鄧人之甥仕於鄧噬齊喻人自齧其
臍勢不可及不食其餘言人將賤惡之焉
取餘言自不得食無從有餘還年謂伐申
還之年十六年莊公十六年也文王果亾
鄧國祁侯亦無復餘然殺楚君止速鄧亾
三甥之計亦非有益傳記此者見小國當
修政自強楚君辭氣之間亦有取殺
之道三甥窺之幾於見殺不可不慎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

辛卯夜恆星不見去聲夜中去聲星隕于閔切如雨

秋大水無傳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穀無傳齊邑夫人往也蓋一歲而再

禱于祝邱猶書月自如齊師至此皆書時甚

之也文姜淫而弑弑而又縱淫焉哀姜效尤

子般閔公之禍魯之不絕如綫矣詳

書之教人以守禮閑家遠辱止亂也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防魯地曲阜東有防防山也費縣東北為

魯東防金鄉西為魯西防此不知何防傳

言齊志者言文姜數與齊侯會其在齊地

則姦發文姜其在魯地則是齊侯之志畧

舉二端以見其餘

夏恆星不見去聲夜明也星隕于閔切如雨同與

雨偕也時建卯月五日月將入天無雲氣而恆星

不見蓋日光不以昏斂故日夜明星隕如

雨者如而也言明至夜中乃星落且雨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經言大水無麥苗其秋當夏正五月麥及

禾苗皆漂殺黍稷尙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同治八年謹遵 莊公

無傳侯者相須同行之辭杜預日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次以侯之也陳蔡嘗從伐衛矣伐邾何以不至蓋伐衛主謀在齊陳蔡之所為畏其勢也莊不量己力而欲效齊襄之師以侯之陳蔡肯以從齊者從魯乎老師匱財以侯之不智哉秋大水無麥苗又興無名之師以病民也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邾 癸

降下江切于齊師 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

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如字又五兮切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邾

邾降下江切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

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

阜本傳阜經典俱作阜

阜陶音遙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邾國今汶上齊及魯將伐邾公期陳蔡同伐邾正月次于郎以待之郎今魚臺地陳

蔡不至甲午乃治兵于廟習號令夏乃圍邾降下也仲慶父公子慶父也邾降于齊

言齊不與魯同其功公言己實不德書稱阜陶邁勉種德能如其種德乃人自降服

之遂不伐齊師自全師而還此引書與今書說不同蓋斷章取證降義

齊侯使連稱去聲管至父音甫戍葵丘瓜時而往

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

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

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音嬀音襄公絀音黜音之

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去聲妹在公宮無

寵使閔如字公曰捷吾以女音為夫人冬十二

月齊侯游于姑蔡音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

去聲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音射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去聲屨反

誅屨於徒人費音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

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音哉袒音而示

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袒褫之袒古本作但古袒字乃從字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

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

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音邵

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葵邱在今臨淄西姑蔡在今博興東北貝邱在博興南夷仲年僖公同母弟公子糾

公子小白僖公庶子公孫無知襄公諸兒

之從弟鮑叔牙小白傅召忽管夷吾子糾

之傅管夷吾周穆王後管敬仲也僖公寵

無知襄公絀之襄公政令無常葵邱成宗

以七月瓜時往及期不許代亦無常之一

端成卒怨遂因無知之絀以作亂無知又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三 莊公

先許宮妾以為夫人使伺公隙公田見豕而從者則見彭生豕被射人立而啼蓋彭生冤厲之氣公失屨而鞭責徒人費亦失神瞽亂適亂作而費及石之紛如孟陽皆以小臣殉死雍廩齊渠邱大夫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

蕪音器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魯會葬也終於事仇天理滅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音干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魯北齊伐魯所必經也魯雖殺子糾猶畏齊怨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夫立國在德不在險忘本事末

興役毒民古人未雨綢繆之意不如是之陋且恃也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蕪音器齊無君也

蕪魯地在今嶧縣東北八十里盟迎子糾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二公子各有黨故既盟猶用伐桓公小白也先入據齊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音干時我師敗績公喪去聲

戎路傳去聲乘去聲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音避

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

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及堂阜而稅音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

高俟音兮使相音去聲可也公從之

時水在今臨淄西南歧流旱則竭澗故曰乾時下道謂歧出道在下地生竇魯北境

堂阜齊地今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鮑叔脫夷吾囚處也公深入而敗傳乘它車歸

秦子梁子公御及戎右以公戎路不去其旗避于下道以誤齊師故齊不知追公獲

止二子止者內諱言囚也鮑叔詐得管仲以告桓公言其才多于高俟可使相高與

國齊世卿是年冬浚洙懼齊為之備也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

公侵宋 無傳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地曰侵莊公既倖勝於齊遂舉師以侵宋無

名生釁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無傳宿微國介於宋魯宋

魯嘗盟于宿宋怒魯乃遷怒於宿徒其國都驅以為己附庸非滅也故不書滅然自是宿

不復見則遂滅矣先王建國而已遷之則非義使民流離失所則不仁書之罪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 去聲

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 古衛切 請見

現音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閔去聲焉劓曰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

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

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戰則請從去聲公與之乘去聲戰于長勺公將鼓

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

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

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

亂望其旗靡音美故逐之

長勺魯地曹劓魯人亦曰曹沫肉食謂在

位有祿俸者何閔言不當閔廁其謀劓不

許小惠小信而稱察獄以情者以忠能利

民而後能使民也公因與劓共乘轍者車

迹軾車前橫木古兵車箱廣六尺六寸深

四尺四寸自前軫入一尺四寸三分寸之

二橫施一木上去車箱底板三尺三寸名

曰軾登之則高也言戰當持重使敵氣竭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莊公

三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
 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
 門竊出蒙臯比音毗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
 師于乘去聲丘齊師乃還

公以是年侵宋宋時強遷宿取其地在今
 東平州東齊桓公與魯未平齊宋合乃次
 于郎將伐魯公子偃魯大夫雩門魯城南
 門臯比虎皮是二國師已深入及國門公
 自南門出犯之又追敗之于乘
 邱乘邱在魯西今磁陽縣地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
 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

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
 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
 歸

陳媯姓蔡見姨弗賓蓋無禮息以救己
 為蔡罪陷蔡受兵莘蔡地在今汝陽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
 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
 子奔莒同盟故也

譚在今歷城縣東七十五里莒今莒州
 齊桓奔莒路不過譚蓋先嘗周歷云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

同治八年謹遵

春秋左傳卷三 莊公

廿

薄猶迫也

其猶自也

宋師于郟音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傳十一年夏宋為去聲乘去聲丘之役故侵我公

禦之宋師未陳去聲而薄之敗諸郟音凡師敵

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僞

俊音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

敗績于某

乘邱役在前年郟宋魯閒地傳通釋戰陳書法非外寇勢敵如二君曰克以威力掩

覆之曰取王師敗以自敗為文言天下莫得與校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

音成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

湯罪己其興也悖音焉桀紂罪人其亾也忽

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

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同說同之辭也臧孫

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弔言憫弔謂不為天所憫事當若之何古人同憂患反己自責辭多如此故答言以

為君憂悖與忽皆言速也諸侯自稱寡人凶則降禮稱孤御說宋公子桓公也明年

得國臧孫達于桓立後知此是其辭又稱之臧文仲名辰達之子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三莊公

三

冬齊侯來逆共恭姬

音恭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斲

市專切孫生搏音博之宋人請之宋公斲記印切之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萬宋大夫南宮氏長是其字金僕姑矢名斲戲而相愧也萬以為病故明年弑宋公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無傳紀

矣易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亦全叔姬之志也紀侯大去叔姬從焉至是紀侯卒不書失

國也紀之宗廟在鄆故叔姬奉其喪于鄆婦人雖有大歸宗國之義不歸魯而歸鄆者終

鄆道也嘉叔姬之義且明紀季之義也前以鄆入齊非利之也存國耳今叔姬得所歸

則其效也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

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子于蒙澤遇仇牧于

門批平聲又音拍而殺之遇犬音秦宰督于東宮之

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

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蒙澤今商邱縣東北地蓋宋公出游遇弑仇牧及督皆在國中批手殺之子游宋公

子不知出于何公蕭今蕭縣亳今曹縣地杜釋例所謂梁國蒙澤縣北城中有湯冢

者是也南宮牛萬之子猛獲萬黨

華督以本軍亦君難而經不書殺君之賊雖死不廷蓋其惡故聖人絕之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
 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去聲車輦其母一
 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
 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
 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去聲
 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
 人使婦人飲去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去聲及
 宋手足皆見音現宋人皆醢之醢音海

大心蕭大夫以功封為附庸二十三年來朝公于穀者也戴武宣穆莊之族謂秋奔蕭之羣公子時賊北圍亳故大心及羣公子以曹師攻滅之因立御說輦駕人也萬以乘馬之車自駕其肩馳之輦其母一日由宋至陳二百六十里衛歸猛獲以大夫石祁子之言陳得宋賂誘執宋萬萬多力故由陳至宋手足皆出于裹革之外皆醢之萬獲兩人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
 于北杏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
 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北杏齊地在今東阿遂國在今甯陽縣西北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柯齊邑在今陽穀縣北齊桓以魯納子糾故今始與魯平

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

伯會伐宋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音絹又音真音旃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

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時齊桓公崇周室假王命示大順

鄭厲公自櫟 音歷 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

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

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

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 同 有妖乎對曰人之

所忌其氣燄 音豔本 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

無覺 興去聲 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

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
 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
 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
 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
 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音社稷有
 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
 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
 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
 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

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大陵鄭地在今臨潁縣北傅瑕子儀臣弒
 子儀父子而納厲公厲公亦殺之謂大夫
 原繁不早思納己以裏言相約及入又不
 親附亦欲殺之原繁言昔鄭始受命之桓
 公以宗廟中藏主石室命原氏世典司之
 猶言己為宗廟世守臣也敢貳厲公在
 外以鄭人不事己為貳子儀君國背之而
 事厲公亦貳也莊公之子昭公之子亶子儀
 厲公之外尚有八人若俱如厲公之言則
 厲公亦不能自定原繁因縊死先是子儀
 時鄭南門內外蛇鬪門內蛇死鄭人異之
 至六年子儀被殺或以蛇北方水物水成
 數六六年得此應魯侯問申繻言鄭亂由
 此妖乎申繻言子儀畏忌厲公其氣若火
 之欲而不盛故妖感之而興人失常
 則或有妖造化之理不能執定也

莊公之子如子元子

同治八年謹遵

二專賣

莊公

蔡哀侯為去聲莘故繩息媯以語去聲楚子楚子

如息以食音嗣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音杜

敖平聲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

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

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

所謂惡之易去聲也如火之燎音料于原不可鄉

向音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莘役在十年蔡侯怨息以不賓息媯故因繩息媯之美繩同譴譽也楚王因之滅息至此已生二子未與王言謂不以言于王也滅息蓋十一年十二年事不能死又奚

言蓋怨辭故楚子伐蔡以悅之君子言火燎原易延不可撲滅如惡易喪敗商書盤

庚之言正蔡哀侯之謂

冬會于鄆音絹又音旃宋服故也

鄆衛邑今濮州東南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

于鄆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文姜不如齊八年矣鄆之會魯

莊不與故復如齊以通二國之好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故不之拒也姜之行穢矣桓當遠嫌以示儀於諸侯乃借以結魯其為累大矣婦人預政雖功亦罪蓋不可以一時之利而決萬

世之防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音倪鄭人

同治八年謹遵

侵宋 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是年夏文姜如齊父母在則出嫁女有歸禮時桓公母不見經傳當是文姜會桓公也亦以魯齊既平之故

秋諸侯為宋伐邾鄭人聞之而侵宋

邾今滕縣地即小邾時為宋附庸又齊有邾邑今掖縣地與此別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

伐鄭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邾子克卒 無傳此邾儀父也其謂邾子克何蓋附齊而尊周故王命進其

爵乎不日史失之不葬魯不會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

不禮故也

自櫟入在十四年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

別強鉏 音月音切仕魚 公父 音甫 定叔出奔衛三年

而復之曰不可使共 音恭 叔無後於鄭使以十

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殺雍糾在桓十五年公子闕強鉏皆祭仲黨公父定叔共叔段之孫亦祭仲黨強鉏不能衛其足言不早出奔避害數滿於十月十月盈數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幽宋地會有滑伯滑國都費今偃師縣地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時曲沃并晉僖王因命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九委切諸于委切為國請

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音甫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晉武公即曲沃伯夷周圻內采地詭諸夷大夫為曲沃所執周大夫為國請于曲沃免之弗報者詭諸不施報于為國周公王卿士出奔避其亂蓋是年事惠王立在莊十七年其元年莊十八年也乃復周公周平王入春秋歷桓王莊王僖王惠王事多不見經左氏旁采附記之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音尖

于遂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書逃罪詹也不守死以紓國患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賣本卷三莊公

三

而竄身苟免辱命矣書自齊譏齊也執人不
服久而自逸無政矣書來責魯也同幽之盟
守信不篤為逋逃主非義矣逃來與來奔皆
罪辭而義不同奔以適此為志故曰來奔逃
以去彼為志
故曰逃來
冬多麋也音眉無傳麋魯所有
陰盛所感惡氣之應是也
是年僖王崩不書不赴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詹鄭大夫叔詹齊始霸鄭不朝齊詹
執鄭政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

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音

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音

四氏遂舊族饗酒食也殲盡也齊滅遂成
之迄今四年遂人不甘齊亦翫而無備故

領釋文為紂反

經以齊自
殲為文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
日與朔闕

文也夏公追戎于濟西 秋有蜚音 冬十

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同皆賜玉五穀音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時惠王元年也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
飲宴則命以幣物侑助所以助勸敬之意
穀雙玉也異數謂差等以禮假人
謂假借不審傳以公侯同賜非禮

同治八年謹遵

莊公

三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號晉朝王鄭亦繼至皆在周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原周采邑莊公周大夫惠后亂周見僖二十四年傳于此先正其名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濟西濟水之西戎時居今曹縣有戎州來侵魯魯不知備去乃追之故諱言其來

秋有蜚為災也

或音或為災也 蜚短狐蟲潛于水際含沙射人一日射人影也狀如鼃而三足春秋書螟螽蠹皆害稼為災則書其蜚或曰害稼或曰害人蜚則害人故傳亦言為災別申其義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

之遷權於那乃多處上聲使閻敖尹之及文王

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

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音勇而逸楚子

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權國在今當陽縣東南那處今荆門州地涌水名在今監利縣東南尹邑長也權尹以權叛因遷其人于那處那處尹不能守那處故楚子皆殺之巴以楚驚其師故取那處而攻楚城門又因閻氏族亂而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莊公

三

結媵音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

陳人之婦蓋陳侯為其世子娶婦也鄆衛地

程子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公子結以其庶

女媵之是也媵小事結私行不宜書以遂事

書也遂有二諸侯之遂繼事之辭大夫之遂

生事之辭諸侯之初事繼事一也以其非為

功罪也大夫則初事出於君命其功罪不繫

於己至於遂則生事邀功雖功亦罪矣結媵

于鄆齊侯宋公在焉不遣使歸報矯命而與

盟雖意在安國然非禮矣以卿而媵微者之

女以臣而抗大國之君以欺而啟疆場之禍

故深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如齊猶曰父母

罪之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如齊猶曰父母

前此姜氏久不出懼齊桓也如齊歸而遂肆

然罔忌遊蕩及莒意窺桓內治有缺乎齊魯

所以同歸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

於亂歟無傳

經釋文田結互

魯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結矯命盟之齊猶屈己以受迨知其矯命也遂重其

怒故連三國來伐也魯之被兵遠言鄙近言

邑至城下言我以三國之力而伐鄙不深入

也魯服即止矣據左傳是時王室亂衛侯朔

叛王與燕納子積桓不能勤王而汲汲服魯

夫非王室之罪人歟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

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蹇音錯陵還及湫

子小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

自殺也而葬於絰音蓋皇初鬻拳強上聲諫楚子

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

同治八年謹遵

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
謂之犬音泰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
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津楚地水津也或曰在今江陵黃嬴姓國
在今光州西踏陵黃地今光州西南湫城
楚地在今宜城夕室楚葬地經皇冢前闕
也鬻拳初為大夫後為大閹其子孫世掌
之鬻拳生守門故死葬冢前闕始以兵諫
繼又弗納皆非人臣禮君子推其心以為
愛君明楚子能察其意楚所以興傳記
其事見人君務在節取善事其益無方

初王姚嬖

必計

于莊王生子

積徒同切

積有

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

為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

祝跪與詹公

音甫

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

伯石速詹公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秋五大夫奉子積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

奉子積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冬立子積

溫今溫縣燕南燕國今胙城也媯姚同姓
王姚莊王妾子積今惠王叔父王取為國
圃為圃圃或用藩籬圃有牆也宮謂外牆
收秩奪其祿蘇氏于桓王時失十二邑故
六人因之言五大夫者膳夫石速士也六
人敗而蘇氏以子積奔衛蘇氏及衛與南

同治八年謹遵

莊公

三

燕立子積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又

如齊且不可況莒乎夏齊大災無傳人火

一之為甚況再乎日災大者甚也宗廟庫廩皆盡矣齊來告

魯往弔故書凡弔者哀其禍而救其乏秋七月冬齊人伐戎與曹而為患齊伯六

年諸侯畧定於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

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

鄔音伍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積享

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

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積歌舞不

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去聲之不舉而況

敢樂禍乎奸音干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

憂必及之益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櫟鄭邑今禹州鄔鄭邑周桓王取之今偃

師縣西南成周在今洛陽城東其洛陽城

則周王城也和王室謂和蘇氏五大夫石

速執燕仲父南燕伯也樂及徧舞謂六代

樂舞皆用之司寇行戮王為不舉徹樂今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莊公

三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

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以夫人之

禮喪之也春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無傳

秋有隱痛焉有納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諡為厲者鄭

人不能沒其篡立之實公議尙在也八月而

葬緩也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音米夏同伐王城鄭

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穢

及五大夫鄭伯享王子闕西辟音僻樂備王與

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

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音狩虢

公爲王宮于珎音蚌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

也王以后之鞶音盤鑑予之虢公請器王子之

爵鄭伯由是始惡去聲於王冬王歸自虢

弭鄭邑今密縣地虎牢今汜水以東本鄭

武公地後失之今復以賜鄭珎虢邑今澠

池地酒泉周邑在今同州澄城闕西僻者

闕內西偏鞶紳帶鞶鑑以鏡飾帶晉時羌

服猶有之爵飲酒器胥命于弭鄭虢同志

無主盟鄭享王樂備是前以子穢爲尤愆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莊公

三

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切失氏於負擔。丁暫切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誦，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去聲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去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

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如字又去聲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甫音甫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音現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去聲三三三之否。音鄙三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

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
 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
 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去聲焉
 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直略切於土故曰其
 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音泰大嶽之
 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
 乎及陳之初亾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亾
 也成子得政

御寇經不言世子陳人諱之以公子告完與顓孫世子之黨顓孫亦奔魯與乘邱之

役公右顓孫別敬仲即公子完齊卿國氏
 高氏及管仲甯戚桓公又欲用陳完蓋下
 卿歟陳氏遂為齊大族弛于負擔言行旅
 得息肩引逸詩言不敢為卿譬古人不
 往應車乘弓招工正掌百工之官齊桓賢
 之就其家飲寵異之飲有節不使淫泆過
 度言敬仲有禮傳因言陳氏事齊姜姓陳
 媯姓敬仲妻陳懿氏妻母初卜言敬仲當
 育於姜氏國莫之與京京大也言莫與比
 大鳳皇于飛以下皆辭古龜兆之體百
 有二十其繇千有二百蓋每體十繇也繇
 辭或述舊辭或是新造敬仲為陳厲公子
 其始生也陳侯使周史筮之得觀六四變
 而之吝之往也一爻變以變爻占故引爻
 辭言賓王當有國卦則兼觀吝以取象故
 有坤有巽有乾互體皆有艮艮為山巽為
 木而乾以天光照之艮為門闕乾為金玉
 坤為布帛其象庭中之實旅陳百物必為

有國本卦名觀視它之辭故曰在後姜太
嶽後故曰在姜姓國物不能兩大故本國
衰而後子孫昌其占果驗陳初亡謂
昭公八年後亡謂哀公十七年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無傳如齊納幣而告廟桓公不

愀然乎莊有入人心當於斯

祭叔來聘無傳

焉變矣故書以重譏之
祭本畿內采地有稱伯者其爵也有稱公者則以伯而為王三公也祭叔蓋其族也而書字則大夫也不書使非王命也假聘私行而締外交失禮違義甚矣

夏公如

齊觀社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無傳荆入蔡伐鄭浸為中

國患矣今而聘魯魯豈有德以懷之且自荆至魯幾二千里而假聘以交宗國意蓋有在矣春秋書此以謹其始通繼書楚子則著其漸盛其謂書聘以進之者末矣

公

及齊侯遇于穀

無傳穀齊地如齊已亟矣徇也病齊

蕭叔朝公

無傳蕭附庸國叔者其君之字也叔本朝公因公在

穀遂就朝焉非其地矣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

曹伯射姑卒

無傳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

盟于扈

無傳莊與齊桓盟柯以來屢會不至與高侯盟防以後非事數出是志在

得妻不在從伯也故桓既為穀之會復為扈之盟所以固魯也莊之婚齊也不以禮桓之結魯也不以義蓋交罪之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

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

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上聲幼

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

去聲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

齊因祭社而蒐軍實故公往觀之討其不然不然謂不用命大習謂大舉

晉桓莊之族偪音逼獻公患之士蔿音賄曰去上聲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

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桓莊之族曲沃二伯子孫富子二族中之富彊者其族內自相妬士蔿又離閔其骨

肉使之黨分而弱士蔿之謀險毒羣公子不悟俱見滅亾士蔿後為士氏范氏

秋丹桓宮之楹

桓公廟宮楹柱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音角葬

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無傳逆女常事何以書娶仇女

也秋公至自齊無傳公親迎矣先至何也夫人不從也婦人從夫者

也公至不從不正其始矣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

大夫宗婦覲用幣大水無傳陰慝也夫人入而大水天人感

應之際可畏哉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無傳羈曹世子而嗣位者也赤則庶子也戎
 侵曹納赤也賈逵曰赤戎外孫也理或然也
 宋執仲而突歸忽出權在仲也戎侵曹而羈
 出赤歸制在戎也忽未逾年不稱子羈已逾
 年不稱爵不能君也突赤不書公子惡爭國
 也忽羈繫國國固其國也突赤不繫國不宜
 有國也突歸忽出鄭有君而突逐之也羈出
 赤歸曹已無君而赤竊之也比事以觀而曲
 直分輕矣郭公無傳杜預曰經闕誤也胡安
 重著矣
 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於傳
 其善善而惡惡也郭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
 何至於此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
 能去所以此也然則非有此郭者郭自也耳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音角皆非禮也御同孫
 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如字也侈惡之大也先

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桷椽也公將迎夫人故飾廟云皆非禮者
 并譏前年丹楹御孫魯大夫共德言人所

同以
 為德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徒歷切用幣非禮也御

孫曰男贄至音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

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

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親迎反至魯而先入夫人後至又以奢
 夸夫人使大夫宗婦俱以幣覲傳就宗婦

譏其非禮。御孫言公侯伯子男玉世子附庸孤卿帛卿羔大夫雁士雉所以藉物明貴賤。大夫執帛唯上僭耳。宗婦執帛則非禮之尤者也。榛古作乘小栗也。音近虔。栗言敬慄。棗取早起。脩者捶脯施薑桂。義取自脩。婦贄如此乃以告虔。今同男用幣。是無別男女。

晉士蔿

音賄

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

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游氏二子亦桓莊族傳言羣公子終不悟是年經書郭公蓋文闕凡采舊文有脫略無所据依不强補之則曰闕文孔子言史闕文是也若己脩春秋辭旨明備今復脫略則為文闕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

音汝

叔來聘

夏

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無傳朔拒王命而卒於其位君子為周道傷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

姬歸于杞

無傳伯姬不書子公妹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五年矣而始歸志失時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

如陳 無傳魯往他國曰如如而繫以事譏在事也止書如公則朝也內大夫聘也然

不直言朝聘者或結援或媚大非邦交之定制也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又以見大夫交政中國之漸且

志三桓之始也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

音汝

叔來聘始結陳好

去聲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莊公

三

也嘉之故不名

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原仲也結陳好謂釋公子結之事棄惡即好故嘉之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

也唯正音政月之朔他得切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日食之禮唯夏正四月正陽之月朔當鼓然亦用幣不用牲今六月辛未朔日食伐鼓用牲皆非常也周之六月當夏之四月是此月乃當鼓之月而傳以為非者蓋以長麻推之知辛未實周正七月非六月也正陽建巳得乾六爻時陰慝未作言純乎陽於是日食則用幣伐鼓以救之

顧反補受傳不非常者謂不似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皆非常行之禮也莊解不得其說而謂以長麻推之是年未聞國書在司麻不當以為非常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

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常禮天災祈請不用牲亦非常者并申上經傳意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

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聚今絳縣東南地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前書齊伐戎矣公今伐戎雖報

濟西之怨亦承齊志也然內政不治而事外不知務矣隱桓之會戎盟戎不足結之徒自貶也莊之追戎伐戎不足威之徒黷武也夏公至自伐戎無傳勞師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莊公

三

逾時危之也馭戎之道不弛備以啟侮亦不
 生事以邀功莊則戎已去而追之戎不來而
 伐之以是策也曹殺其大夫無傳稱國以殺
 動焉抑末矣夫同謀殺之也其大夫不名史失之也諸侯
 與其大夫雖有君臣之分皆王臣也故爵出
 王朝不得專命也罪歸司寇不得專殺也定
 天下於一也曹以小國而專殺蓋羈赤出入
 之際赤除羈黨而殺之其無王而不義亦甚
 矣胡安國曰諸侯之大夫會盟征伐雖齊晉
 上卿止錄名氏至其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
 其官或抑或揚或予或奪聖人之用也明此
 然後可以司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
 賞罰之權矣許已服齊矣伐徐所以通江黃之路開取舒
 之門成伐楚之謀也宋序齊上蓋此時徐必
 犯宋之牧圍故以宋主兵也宋齊皆人而公
 與焉者勤齊也不書戰徐服也諸侯不疲民

力不匱師出而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

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

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絳時晉所都今曲沃也司空掌土地居民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為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及前二
 十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不
 藉申解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
 落不究其本末故傳自言其事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音夏

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

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也大夫為其君

之尊同也自逆止稱所逆者之字就女之行

次言之不敢上及其父尊卑之別也公自主

之故以明 杞伯來朝 無傳杞伯不朝王而

其失禮 亦踵至是不閑有家而復身 公會齊侯于

徇之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將討衛而與魯會

城濮 音卜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而與魯會

春伐衛魯師不出非與魯謀審矣蓋幽之再

盟衛侯不至其時衛喪未終也今已終矣衛

果不背前盟必將因會求好固可不戰而服

之耳乃衛竟若罔聞也是以有明春之伐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音非事也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竟同境

洮魯地未詳何所或謂在今濮州西南五

十里案杞已遷洮于在今安邱安邱至曲

阜所過之地皆可會豈有遠會于濮州西

南之理或謂洮即桃墟也在今泗水泗水

在曲阜東是自杞至魯所過之地差為近

理伯姬莊公女非事言非諸侯之事展義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幽宋地當在今考城縣境二十二年陳亂

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

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子友。公母弟。其後為季氏。原仲。陳女叔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言父母在則來問安。否。傳因通言書法。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

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畜聚也。養也。士蔿謂虢不能畜。則戰無所恃。不須報之。縱使肆伐。亟戰。弃民無眾。廢

農人饑。則可取其國。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

立子積也。

召伯廖。王卿士。賜齊桓命為侯伯。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

瑣

素果切

卒

無傳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

冬築郟

音眉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

音荻

于齊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上之聲

以王命取賂而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

及大

音秦

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

重

平聲

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

音離

戎驪戎男

女

去聲

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

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

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當作北

屈

未切

君

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

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

患也若使犬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

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

說

同悅

之夏使犬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

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

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耦

賈姬姓國今絳州地大戎姬姓狐氏小戎子狐姬之妹也史記可據故狐偃為重耳之舅夷吾稱號射亦曰舅杜預謂小戎允姓者非驪戎亦姬姓在今臨潼齊姜武公妾曲沃今之聞喜為成師所封有先君宗廟在故曰宗蒲在今隰州北二屈韋昭曰屈有南北水經注引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於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此文當作北屈今吉州東北地鄰于狄故曰疆廣莫大也言狄土地廣大而晉使二公子出都之則可以大開土界是旌功伐也外嬖謂閭闔外之嬖者二人皆名五一梁氏一居東關二五耦者言此二五若兩人耦耕起土墾壤晉室

楚令尹子元欲蠱音古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

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

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亾人之

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

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去聲伐

鄭入于桔音結柵音迭之門子元鬪御疆或云當作疆

鬪梧耿之不比為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

丁見切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同懸門不發楚

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

遁鄭人將奔桐丘謀音牒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令尹楚執政子元文王弟成王叔也文夫人之宮令尹為館於其側振萬為大舞以誇示也御人夫侍人子元與鬪御疆鬪梧耿之不比鬪班王孫游王孫喜伐鄭以誇武功且以悅文夫人桔秩之門鄭遠郊門純門鄭外郭門達市鄭郭內道上市懸門施於內城門上發以機下之鄭知楚師不欲戰故不發下懸門示不畏又學楚言而戲弄之子元以鄭人知其情故曰鄭有人因有諸侯來救即夜遁也鄭內實怯楚將為出奔計得謀言楚幕上有烏知真遁乃不出奔桐邱今陳州扶溝縣西地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饑食不足也經言無麥禾是夏秋事書于冬者五穀畢入乃計之經在築郿後以得

糴言之傳在前者據往告時言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築築土也城則或蓋或築土以大例言之則都城之工統曰城邑城之工統曰築郿魯下邑在今壽張東南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矣猶繫紀從其志也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崇獎節義為後世勸也惡雖貴而必懲善無隱而不錄城諸及防

王道也

同治八年謹遵

三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音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廡馬廡也新言舊廡不可用乃更作之日中謂春秋分土功當在冬而馬廡則當以春分馬出之後秋分馬入之前今在子丑寅三月作馬廡故曰不時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伐者聲其罪侵者鐘鼓無聲襲謂掩其不備

秋有蜚音費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諸魯邑在今諸城西南防魯邑在今費縣東北東防也龍見謂角亢二宿晨見東方戌月也畢務戒事謂計工火見謂心宿晨見在龍見之後水昏正謂定星昏見於正南亥月也定營室也日至子月也

樊皮叛王

樊周采地今濟源縣西南古陽樊也皮樊大夫樊仲皮也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穀梁曰欲救鄆

而不能非也趙匡曰魯蓋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也是也饑饉之餘輕用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莊公

三

其眾師出無名非守國之道重譏之秋七月齊人降鄆音章無傳

鄆音章小國微乎微者也降者使為己有也齊魯圍鄆鄆降于齊師鄆自降也降於力既屈之

後此無圍伐之文而直曰降鄆脅使降也降於兵未加之前蓋鄆之弱而不能自存尤甚

矣雖微必錄其扶弱抑強之義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

紀音章全乎為紀婦也紀季以鄆入齊矣曰葬紀叔姬見紀季之不失為紀臣也表苦節之貞

婦憫音章國之孤臣春秋之勸善周矣魯之會葬雖變而得禮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

山戎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

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音師諫

則執而梏音鵠之

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音穀於音烏菟音徒為令

尹自毀其家以紓音舒楚國之難音去聲

子元狂悖又以鬪射師諫遂梏其手時鬪班為申縣尹乃殺子元穀於菟令尹子文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穀本作穀從禾說文穀乳也奴豆切亦作乃為奴漢書亦作穀今作穀蓋誤釋文音奴走反

齊水為齊魯界。在齊地為齊濟。在魯地為魯濟。山戎居今玉田。燕謂北燕。今大興縣東地。姬姓國。召公後。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無傳志勞民也春非時也臺非

事也郎非地也天災時變無若莊之多國匱民貧無若莊之甚乃縱情任己崇飾遊觀一歲而三築臺君志荒矣國政廢矣民力竭矣魯之不亾幸爾 夏四月薛

伯卒

無傳薛侯也稱伯時王黜之也不名史失之

築臺于薛

無傳

薛魯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

無傳秦亦魯地與二國同名耳

冬不雨

無傳災也冬不雨何為災周之冬夏

之秋也陰陽和而為雨不雨則氣不和而物生不遂志之謹天戒也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捷獲也謂獲于山戎者傳譏其非禮齊蓋以魯有遇濟之謀故來遺俘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

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八月癸

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

子慶父如齊

無傳慶父如齊告立君也弒般而託以國事行因媚齊以自託

焉專國日久莫敢誰何故得出入自如桓為盟主於魯為鄰容其來而不之討書如齊魯

與齊均有失爾公子友奔陳

狄伐邢

無傳志狄

不書削之也以別於慶父也禍也春秋之世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戎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微齊桓孰能匡

仲有以也管子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小穀齊邑在今東阿縣東杜預云城中有管仲井是也

不繫之齊者如下陽不繫號虎牢不繫鄭大都得以名通也穀梁以小穀為魯邑此則魯別有小穀非此所城之

小穀又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然則左氏經傳本作城穀不審何時從二

傳增作小穀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

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現音于楚伐鄭即子元之役梁邱齊邑在今城武東北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亾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

亦有以亾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

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

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亾矣虐而聽

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噐

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號其亾乎吾聞之
國將興聽於民將亾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
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音良德其何土之能
得

號都今陝州東南莘號邑在陝州西十五里與今莘縣之衛莘汝陽之蔡莘有別神降者有憑之有聲以接人其物者如以甲乙日至則祭先脾服玉用青丙丁日至則祭先肺服玉用赤是也神賜號土田蓋許其闢土疆史過之言國語載之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亾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机次於丕山其亾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故曰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亾

號請命于神是不聽于民而聽于神史過知其必亾史嚚亦譏之言此神不聰明正直號德涼薄柰何謬言得土地

初公築臺臨黨音掌氏見孟任音壬從之闕音秘而

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零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音洛自牆外與之戲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

曰慶父音甫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

曰鄉音向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

議猶今朝廷大祭祀先日

叔待于鍼音巫氏使鍼季酖雅蔭切之曰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

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共音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

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慶父莊公庶兄故律為孟孫氏長子孟孫氏曰慶父曰仲孫氏曰伊孫

子般莊公子母孟任初莊公欲通孟任閔不許公以夫人言乃許之故子般為嫡閔公莊公庶子季友即成季莊公母弟後為季孫氏慶父叔牙皆桓公之子慶父即共仲後為孟孫氏叔牙即僖叔後為叔孫氏也黨氏魯大夫任姓臺在今曲阜南五里梁

氏鍼巫氏皆魯大夫家鍼季即鍼巫氏雩講謂肄講祭禮女公子子般妹觀于梁氏圉人養馬者自牆外慢言以戲之投蓋服虔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杜預云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劉炫規之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正義申杜難劉謂車蓋以帛為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案古車蓋有木有帛非輕物也從劉氏說較直截酖鳩羽酒也子般喪次黨氏共仲弑之成季出奔國人乃立閔公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三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三莊公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四

閔元年
盡二年

閔公

名啟方史記云名開莊公子
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經元年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

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

姑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國亂不
得成禮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

音淹

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

雅切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四

閔公

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狄伐邢在前年冬，齊救之，言狄當拒邢當援，若懷宴安，是服酖毒也。簡書謂徵發急調之文，所以同惡相恤，赴其急難。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

歸，嘉之也。

落姑，今平陰地，郎在今魚臺東北，自陳歸魯道也。季子奔陳，共仲在魯，魯亂不定，公時年九歲，魯人思季子，故藉霸國之靈，復季子以鎮魯。

冬，齊仲孫湫子小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上聲慶父，魯難未已。公曰：

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亾，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奔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諫音攜貳覆昏亂

霸王之器也

齊桓初霸故使省魯難察其故仲孫湫齊大夫言亂由慶父時慶父亦還魯也不能去則亂未已然慶父亦必自斃魯秉周禮謂上下制度均能由舊是有禮而能重能固非攜貳昏亂之可闕可覆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去聲上軍秦音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

為去聲天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

大夫士蔣曰天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

以卿先為之極又焉音得立不如逃之無使

罪至為吳秦音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

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

天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

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

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張倫切三三之比

毗志切三三辛廖力彫切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

畢萬高畢公高之後畢公高文王孫

魏本作魏此高也魏文作魏以魏音崔魏山石為石不平也高者山石論語注曰魏高也

長丁切丈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

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始

僖王本命晉一軍今作二軍因以啟土耿國今河津縣南霍國今霍州魏國今芮城晉皆并之趙夙趙衰兄衰後為趙氏畢萬魏犢祖父後為魏氏犬子本居曲沃今城之土薦謂驪姬勢已成犬子不如逃之且得讓國令名以徐侯天意傳因言畢萬之事其名萬其封魏似天啟之當萬筮仕時得屯初九本卦屯之卦比屯為固比為入屯內卦震變為坤坤土也坤為馬震車從之震為足以居之又為長男是兄長之變為坤坤母覆育之坤又為眾則眾歸之六體不易言屯初六得此六吉體萬乃畢公

高後其吉能繼其始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齊恃強而遷以為

己附庸也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

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去聲于邾 公

子慶父甫音出奔莒 冬齊高子來盟無傳高子齊大

夫高侯也子男子之美稱不稱使權在高子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耳非取必於盟也高子與魯盟而立君以定其亂是誠得大夫出疆之義而納君於善也故稱子而不名以褒之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感之也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故曰 十有二月狄入衛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賣本卷四 閔公

四

鄭奔其師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如鏡切遂奔晉。

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今蘭州渭源縣，至華陰縣入河。渭汭，渭水隈曲處。舟之僑，虢大夫。虢以弗畜聞於諸侯，而亟有戰功，其有殃必可知。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春秋說喪三年畢，乃致新主于廟而祧廟之遠主，因是大祭以審昭穆。曰吉禘，今距莊公薨二十二月，故曰速。或曰：經書于莊公，謂別立廟。

初，公傅奪卜，齎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其

仲使卜齎賊公于武闈，音韋又音暉成季以僖公

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

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

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

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

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音豫知之，故孫音遜于

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

葬之。

卜齎，魯大夫。公傅奪其田，而公不禁。公時年幼，愛其傅，遂成其意也。武闈，宮中小門。

成季以僖公適邾者，僖公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時僖公當立，而共仲與哀姜在魯，其事未明，季不能討，乃出避之。仲為國人所非，既出奔，成季乃入立僖公，因殺共仲于路。齊人亦殺哀姜于夷也。密在今費縣北，由莒至魯之道，公子魚奚斯也。不許魚請，魚哭而往，使聞而自殺。夷魯邾界上，齊殺哀姜，魯請葬之，外欲固齊為國家之大計。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如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閔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亾，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左傳作又，手无故有似又者

成季之將生，魯掌卜大夫卜得其名，後與手文相應，遂以命名。公右言用事，兩社謂周社亳社，其閔為朝廷執政所在。又筮得大有六五，占者以卦體言變而之乾，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言其尊與父同也。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

注：此中曰，乘軒非鶴所好，大車軒此謂食大夫之祿也。晉文公數嘗之乘軒者三百人，曹詩謂之乘軒三百也。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

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音決與甯莊子

矢，使守手又切，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

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

春秋不書懿公之死傳亦不詳
言之列身及已者皆皆皆皆
人殺懿公之尸惟所存者其已
國運自利其腹去其肝以知
此之肝如亦可以補傳闕

漢書古今人表以衛懿公之
公為少子懿公之子懿公之
母弟也詩靡風以懿公姜
為為公子頑傳聞吳解疑
昭伯即懿公之孫懿公初
立即被出齊人因以宣姜妻

野其後惠公復入野
年莊周衛人以齊急子
故齊懿公懿公既死
共載懿公之子所桓公
因擁立之不暇懿公之子
皆為生之亦世不不明衛
人與鄰國人皆應不
何故也懿公以為君

夷前驅孔嬰齊殿去聲及狄人戰于熒音螢澤衛

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上聲其旗是以甚敗

狄人囚史華去聲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

曰我大音泰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

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

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上聲強之生齊

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去聲

衛之多惡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

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

音恭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同漕許

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

乘去聲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去聲馬祭服

五稱去聲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

魚軒重錦三十兩

時衛在河北敗後廬于東河之東曰曹詩謂之漕今滑縣是也時黃河由滑西而北

行熒澤在河北共滕衛二邑共國今輝縣時為衛地衛淫亂世次不可知今推之惠

公子懿公昭伯子戴公申文公燬也石祁子及甯莊子速二大夫華龍滑及禮孔二

史也。文公先以衛多患，適齊則懿公失民。有素狄來將戰，臨事而戒，受甲者以，使鶴為辭，戰敗而君旗不去，狄人萃之，以致君臣俱盡，乘軒大夫秩也。鶴有乘軒者，謂食大夫祿，玦決斷，矢禦難，故曰贊國。繡衣文章，順序以喻順聽，大臣二史託言掌祀，先為祈禱，得國狄人縱之，乃告守使出守。二大夫也，狄又從而蹙之，于河上，朱桓公夜逆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于曹，齊亦戍曹。又歸衛物材車三百乘，當甲士九百人。今增其數為三千人，乘馬四馬也，衣單複具，曰稱門材者，門戶之材，魚軒以魚皮飾車，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毛起伏，應潮候，可為弓韃步，又者也。重錦服，虔云重牢也。杜預云錦之熟細者，兩匹也。載馳見詩衛風。

鄭人惡去聲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去聲之賦，清人。

高克鄭大夫，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清人載詩鄭風。

晉侯使音秦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

曰：犬子奉豕祀社稷之粢盛，音成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豕子。君行則守，手切又有守則從。

去聲從曰撫軍，守曰監，古咸切國古之制也。夫帥

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犬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音嫡不可以帥師君失其

官帥師不威將焉音薦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

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

不對而退見犬子犬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

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音供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

則免於難去聲犬子帥師公衣去聲之偏衣如佩字

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

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去聲

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

無慝兵要遠去聲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

歎曰時事之徵也衣如字身之章也佩衷之旗

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去聲之純

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

之去聲龙模龐切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

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龙涼冬殺金寒玦離

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

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是忍切於社有常服矣

旗也謂佩所以表其心也白虎通曰所以有佩者何表德見所能也循道無虧則佩珠能右道則佩璣能左嫌疑則佩玦

卒也冬為時之書也

卷後說文引作梳梳也梳也沈氏曰形同廣韻梳梳半聲也說文脫脫

奇讀奇偶之奇危者偏也偏為奇

阻在蓋假祖字狂也指二五家言也衣衣衣偏衣偏以金珠乃德人所謀借此以為証

不獲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犬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音審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去聲今亂本成矣立可

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臯落氏赤狄別種居晉東山今垣曲縣地里克晉中大夫言犬子不可帥師在君為失官而軍中稟命既不威專命又不孝及犬子懼廢里克勉之以不供子職是懼惟當脩己公之命犬子也衣以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君服其佩玦以金為之衣得君半似非惡意玦為兵要可以遠災然衣是身之章貴純不貴雜佩為衷之旗貴玉不貴金今衣則龙雜而掎駮佩則玦離而金寒狂夫阻之阻疑也言狂夫猶疑此服也又時命以冬不以廟社從臣因驪姬內讒之故各就其意之吉凶推之辛伯事見桓十八年是役也晉侯實有廢立之心梁餘子養為下軍卿罕夷御勸申生逃狐突御

戎車勸申生勿戰言不戰為安民有功則罪速也羊舌大夫勸申生死之言雖知君意之薄而忠孝不可不勉諸說皆偏惟里克所規供職脩己其言大而正

成風聞成季之繇音乃事之而屬音僖公焉

故成季立之

成風莊公妾僖公母也繇卦占辭事之謂敬之異於眾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亾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去聲季年乃三百乘

邢本在今邢臺夷儀今聊城西南衛在今淇縣東北戴公盧曹在今滑縣東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如歸忘亾言齊為遷國供億周備是年冬戴公卒文公立傳又言文公貶身勤政富國之事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四

同治八年謹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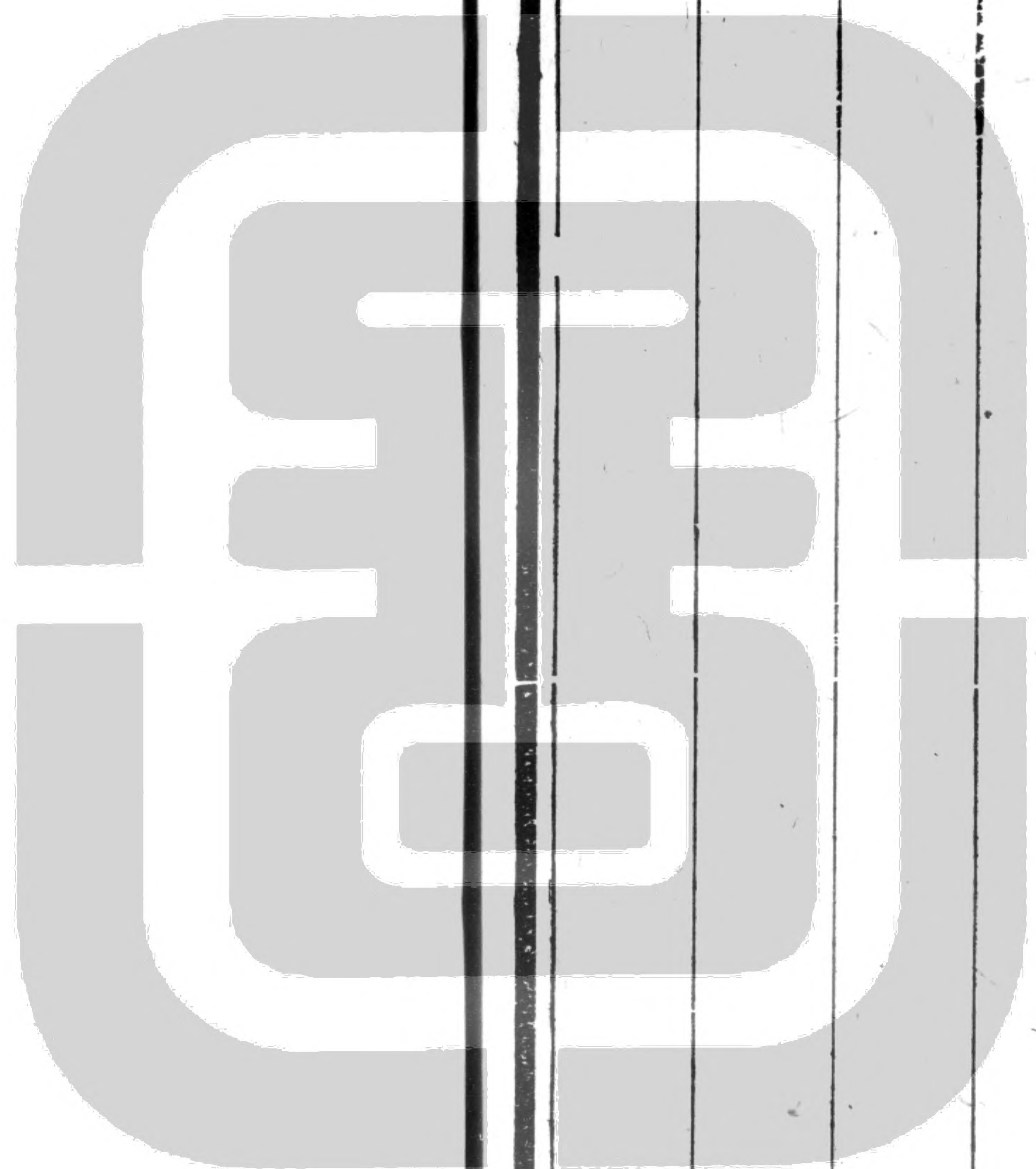
三專賣本卷四 閱公



武英殿本重刊

子部言部卷四

二



卷之二